

给我一朵花开的时间

* 王佩飒

从记事起，我就对花有着一种莫名的喜爱，也许是因为花儿的颜色艳丽，也许是因为花儿的香味沁人心脾。总之，有种恋花情结一直在心里住着。

小时候在后院里寻找花的芳踪，看见了一种蓝色的小花，不知道是什么名字，但我却欣然摘下来装满了一杯。每天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杯子前嗅一嗅，才心满意足地去洗手吃饭。一直等到它们枯萎了，还舍不得扔掉。

闲暇时去菜园里“寻宝”，发现了一种白色的花朵，十分喜人，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全摘了准备在花园里。谁知道刚跑到家门口，爸爸就怒气冲冲地让我跪在院子里。原来我摘的是豌豆花，那是妈妈前不久才种下的。我懊恼地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希望爸爸大发慈悲让我跪一会儿以示惩戒后就让我起来，可惜爸爸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倒是隔壁的胖叔叔哭笑不得地望着我，摇摇头进屋了，只剩美丽的豌豆

诗一首

* 杨恋

你最珍贵—写给儿童

亲爱的孩子
六月属于你
和平鸽陪你嬉戏
蒲公英听你歌唱
你是六月的鲜花
盛开在祖国的园林
一朵朵纯真
一片片美丽
令世界绽放芬芳
你是六月的种子
挥洒向希望的田野
一粒粒饱满
一颗颗丰硕
使生活品尝甜蜜
你是六月的主人
将幸福、善良、纯洁
邀请人间
把十二个月份
一一填满
亲爱的
记住 你是阳光和水
你最珍贵

花陪伴我在空旷的庭院里。

等到长大之后，我才开始接触更多的花儿：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艳丽桃花；有“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美人蕉；有“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的清冷梅花；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菊花；还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芙蕖。

初中的时候，爸爸一个远在洛阳的好友来访，承诺要带我看牡丹。听过许多咏叹牡丹的诗句，什么“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花品冠群芳，况是期间更有王”“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不过我最爱的还是那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可惜，后来一直没有那个叔叔的消息，所

以这就成了我心底的一个愿望。

上高中以后，有了让人惊喜的发现。校园里有许多花儿：鸢尾、紫薇、美人蕉……对了，操场上还有我喜欢的桃树，可花期还没到，只有光秃秃的树枝寂寞地伫立在空旷的操场上。不过，幸好教学楼里还有迎春花开着抚慰我们这些爱花的人。每天清晨，朗朗的读书声响彻教学楼时，书香伴着花香，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时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香味。

古人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具备时会十分高兴，我赞同这个说法，但我有自己定义的“四美”。我们现在还青葱年少，不正是“良辰”吗？“美景”，迎春花还不够美？看着花朵我当然会感觉“赏心”。最

后一个“乐事”，我坐在教室里遥望迎春花在风中摇曳生姿就是乐事。

如今我参加了工作，虽然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但心底的愿望依旧，就是有朝一日，要去踏遍所有有花的地方，拜访每一种最爱的花儿。我想去郊外看向日葵，去武大看樱花，去清华园看荷花，还想要去普罗旺斯看大片的薰衣草。每年清明节我去家乡祭祖时，还会看见了大片大片的油菜花，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快乐的事呀，我一定要带上相机拍上几张美美的照片带回来，这也会使自己沉郁的心情稍微轻松一些……

耳边又响起那首熟悉的《兰草花》：“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香，种在小园中，期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我的嘴角又露出了微笑，等待着花开，用一朵花开的时间来好好放松心情。

那么，请给我一朵花开的时间吧。

石榴花开

* 张永生

五月，正是石榴花开的时候。火红的石榴花挂在枝头，闪烁于葱葱的翠绿之中，一朵朵红萼流光溢彩，像极了一团团燃烧着的火苗。鲜艳夺目，生机勃发。看着满树朴素而热烈，火红而不张扬的花朵，一丝微暖的夏意已在心头点点荡漾。

石榴，没有玫瑰的娇艳欲滴，没有牡丹的华贵雍容，没有茉莉的芳香四溢，但它的热情似火更为贴近初夏的自然。五月的石榴，清新而不柔媚，蕴含着生命的热情与活力。

立夏一过，石榴花也开始由点点的红变成一朵朵可爱的小金钟，红绿相间且粗重厚实，而花头的部分却轻盈如绸，脉络细润光滑，娇媚的红花衬着叶片俏小的绿树，开演出一道别致的风景。

石榴多籽，在老辈国人眼里，多子是福，所以石榴一直是吉祥之果。而石榴花则是富贵的象征，据说它们能给主人带来幸福美满、红红火火的气象。在我的记忆中，老家的村头曾有一棵很大的石榴树。每到花开季节，人们就围拢在石榴树下坐着聊天。附近村庄的老人也喜欢在清晨或傍晚，带着各自的新鲜事，相聚于石榴树下。每每从他们身边经过，看到那种平静祥和的气氛，便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亲切之感。这种亲切是简单的也是幸福的，它让我体会到了一种如流水般的从容。有时候，也会有几个青年在石榴树下下棋，生活的各种滋味在他们的对弈中显得那样地平静，如一颗棋跳来跳去。我猜想，石榴花大概就是在这种平静中才开出滋味来的吧？

石榴花没有香气，也并不够艳丽，然而从古至今，无数文人骚客吟诗作词，沉醉于这一片灿烂之中。白居易有诗云：“日射血珠将滴地，风翻火焰欲烧人。”苏东坡也曾在诗中写道：“石榴半吐红巾蹙。”杜牧则这样盛赞：“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其中，我独爱元代马祖常的《折枝石榴》：“乘槎使者海西来，移得珊瑚汉苑栽。只待绿荫芳树合，蕊珠如火一时开。”短短28个字，不仅道出了石榴的起源，更赞美了其存本求真、适时而发的品格。

“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盛开的石榴花，在这个绝妙的初夏里，为我们酝酿着一个成熟而丰盈的梦。



深切缅怀恩师杨承宗先生

* 核工业北京化冶院研究员 刘开禄

我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杨承宗先生离世整整一周年了。和他的众多学生一样深深地怀念着他。在我的科学生涯中，先生是我的恩师，在他的教导和激励下，我从朦胧逐步走向成熟，从继承传统到不断创新，为科学强国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1959年我从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原子能所五室，在杨先生领导下开展铀化研究。后来，我又随杨先生调到五所工作。杨先生在百忙中审阅并委托朱润生先生逐字逐句地修改我的论文“无机反相层析法”，该论文在1962年《化学通报》发表。后来从文献得知此文经东德化学会作为当年重要的中文文献转译成英文再发表，此事给了我巨大的鼓舞。1965年我参加了核工业部、化工部协同攻关的从36%工业磷酸中提取微量铀的世界难题工程。我查到一份用红磷法直接合成氧化膦类化合物的文献，以此为据大胆提出红磷法直接合成碘催化剂循环回收法制备三烷基氧化膦的工艺路线。先生支持这一建议，鼓励我们要干别人没有干出来的事，要敢于搞世界第一的流程。在朱长恩先

生指导下，我和同志们实现了这一流程，以适当成本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吨级量三烷基氧化膦材料的生产。工艺组用此萃取剂，1967年在南京磷肥厂实现磷酸中萃取铀的工业生产，争得了世界第一。

1981年秋，我在天津参观一个跨国仪器展览会，美国Dionex公司的Dionex14离子色谱仪引起我国分析工作者极大兴趣，仪器解决了我国急需的微量多组分分离的分析问题。面对挤得满满的参观者，该公司一位美籍华人经理傲慢地说，这是Dow化学公司科学家的最新成就，你们几十年内不会搞出来的。我心中一方面是激动，色谱分析无机阴离子的方法如此巧妙地解决了，另一方面是这位洋人的话刺痛了我的心。我埋头在图书馆查阅文献，冷静地思考了一周，一个搞中国的离子色谱仪的计划在我脑中形成了。我打电话向杨先生汇报了我的计

划，先生详细地询问了我的方案，从离子交换动力学，到高效薄层离子交换树脂的合成、电导检测器的试制等方面对我作了具体指导。在董灵英所长等的帮助下，我用仅有的两万元经费试制了离子分离柱，抑制柱，电导检测器，并在1983年制成我国首批离子色谱仪，通过部级鉴定，顺利投产，在当时急需的酸雨分析、环境监测中发挥了作用，使我国成为日、德后有能力研制离子色谱仪的国家。26年来我遵循先生不断创新的教导，先后创立IC固相萃取技术、双模式IC技术、自动再生抑制柱技术、高效孔型阴离子交换树脂柱技术，使我国离子色谱跟上世界先进技术的步伐。特别在核潜艇中，我们协作研制的IC仪现今仍在水下保障核艇的潜航安全。值得欣慰的是从1983年开始我研发国产离子色谱仪至今已29年岁月，我的自动再生抑制器技术和高效阴离子

柱技术仍是我国IC的核心技术。我曾荣获1次国家级科技进步奖，7次国防科工委及部级科技成果奖。

1995年在看望先生时，先生再次教导我，不仅要在离子色谱方面有所发展，而且要在多年积累色谱和工程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把色谱手段应用于工业生产的途径。经过上百次试验，我们突破了国际工业色谱技术两大瓶颈，研制成大型工业色谱柱，开发成功价廉、高效、高稳定的高分子型反相色谱固定相。杨先生不顾近90岁高龄与邓佐卿教授一起主持了工业反相色谱法制备紫杉醇的成果鉴定。会上杨先生谈笑风生地说：“发挥自己的优势，小试牛刀，就会有收获，就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21世纪我探亲回国后，把单一提取紫杉醇方法扩展成了联合分离紫杉醇、山尖杉宁碱和10DAB的综合技术获新专利。国内制药界几个工厂采用此技术使我国紫杉醇的生产技术处于世界前列，产品出口创造了巨大效益。十年来在先生不断创新精神引导下，我克服无正规实验室等困难，利用工厂实验室条件，开拓了高分子型反相色谱固定相制备色谱分离山

尖杉宁碱、10DAB、蕃茄红素、茄尼醇、辅酶Q10、儿茶素、烟碱等天然产物的新工艺，开发克林霉素对照品研制、雷帕霉素新工艺、多肽药物工艺及十个原料药制备工艺，获得10项专利。我深信开拓的这项新方法将对我国天然药物和原料药生产产生深远影响。

我沐浴在先生温暖的阳光下的52年，是幸运的52年，是先生将我这个缺乏科研素养的毛头小伙，培养成为一个为国家作出一定贡献的科技人员。在众多门生心中，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和蔼慈祥的父亲，他不但关心学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而且在危险时刻用自己宽厚的肩和背为学生遮挡伤人的射线，这是多么高尚的品格。先生百岁临终时嘱咐家人，愿将他的遗体解剖供医学研究，以证明长期从事放射性工作的人，也能健康长寿，以勉励后来者安心放射化学研究。先生真正做到了完全彻底地把一生贡献给祖国、人民和他热爱的事业。先生的伟绩已铭刻在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史中，万世流芳。